贯古通今：实证古代中国 呈现当代中国

——《考古好玩（增订本）》序

高蒙河

中国考古学自1921年诞生以来，首先是持续践行科学研究初衷，务实求真，复原历史，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其次是不断开拓进取，延展出保护、利用、传承的新领域，参与经济社会建设，惠及百姓民生，形成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传播体系——就这样，考古向国人实证了古代中国，向世人展示了现代中国。

常有人问：有了历史学复原的历史，还要考古学研究做什么？

首先，考古延伸了历史的轴线。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两三千年，而考古学研究的历史则是人类诞生以来的二三百万年，大量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空白，扩大了历史学的研究范围。

众所周知，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了“三皇五帝”及其更久远的历史，常被世人称为神话时代或者传说时代。考古学发现了陕西蓝田、云南元谋、北京周口店和山顶洞等100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存，证明了中国是人类进化，特别是东亚地区人类生命起源的摇篮，把中国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上溯到200万年以前，构建起司马迁等史学家鲜有记载的远古历史，为编写中国远古时代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其次，考古增强了历史的信度。

我们中国人常说“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但是中国的文明史到底有没有五千年？过去，我们拿不出太多的实物证据，国外的汉学界也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以安阳殷墟甲骨文、金文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史只有3500年，比西方晚得多。但考古学者在浙江良渚遗址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和研究，推翻了西方的传统误识，增强了国人的历史文化自信。

良渚遗址发现于浙江杭州的良渚镇，自1936年至今，经过近90年的考古工作，已经向世人证实了这是距今5000多年的良渚文化的中心，是一处拥有100多平方公里范围、300多处遗址群的规模巨大的古城，是比史书记载的夏王朝还早一千年的中国最早的良渚王国的都城，还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大型水利设施，是比大禹治水还早一千多年的国家工程。良渚古城遗址201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终于得到了世界的承认。

再有，考古丰富了历史的内涵。

考古不但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加了历史的信度，还以众多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的内涵。比如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1986年考古发现的两个祭祀坑曾经“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2020年六个祭祀坑的新发现更是吸引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引发了现象级的文化热。三星堆遗址及其代表的古蜀文化，过去仅在《华阳国志》等一些西南地区的文献中有些许记载，但翔实不足。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青铜罍多见于安阳殷墟等遗址，是与中原地区交流的产物。但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大立人像、纵目人像，还有金面具等，则表现出古蜀文明的自身特点。

这些考古发现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犹如“满天星斗”，各地都有自己的文明起源过程，都有自身的发展演变道路。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分裂和多元融合和统一是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大势，秦汉以后形成了统一多民族的多元一体国家形态，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延绵至今的五千年中华文明。

还有，考古活化了历史的场景。

记得二十世纪80年代前后，我入大学初学考古专业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给考古学的定义是“用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历史的一门科学”。读书时主要是学习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发掘，然后把发掘出来的遗存写成考古报告，也就可以毕业了。换言之，当时的考古学归纳起来就是四个字：“发现”和“研究”，和历史学的研究目标一样，就是用考古资料来复原历史。那时候，考古学还是一级学科历史学下面的二级学科，二级学科主要是搞研究。如何学好考古？怎么搞好研究？我还记得先师张忠培有句名言：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我早期跟随他学习时，还就如何用考古资料复原历史有过一点心得：透物见事，透事见人，透人见史，透史见道。而今重温他的名言，更觉得他一语双关，洞见后来，既指出了考古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又开启了而今考古活化利用之门。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社会建设大发展，各地基本建设动土多了，历史古迹面临的威胁在所难免，文物保护迫在眉睫。20世纪80年代初期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就把“保护”放在了非常突出的地位，三峡水利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等大型工程都进行了全国性的文物大抢救。到了新世纪，特别是到了2010年前后，考古学升为一级学科，这意味着考古学不仅要继续搞好科学研究，还要跟当代现实社会相结合，参与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原有的以研究历史为目标的考古学增加了很多新的学科内容，比如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展示、公众考古实践等。向社会公众传播考古成果，使得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人士和社会大众了解到考古不是挖宝，并逐渐理解了我们大家都是历史文化遗产的利益相关者，于是不断参与到文物的保护、利用和传承中来。

这几年，随着“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文物工作要求的提出，我国的公众考古活动也开始多样化起来。当历史久远的图书报刊传媒继续传播考古成果的同时，在影视传播上，也从早期的拍摄纪录片走向了更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制作综艺节目。大家知道，纪录片毕竟是小众的文化产品，而综艺节目却有着广大的大众收视基础。央视等媒体平台不断推出的《国家宝藏》《中国国宝大会》《中国考古大会》等综艺节目，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开始了解文化遗产，喜欢文化遗产，共享文化遗产。《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综艺节目总顾问、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曾经说，在他当院长前，年轻人只有30%的人对故宫有兴趣。后来他们努力推广故宫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世界遗产价值以及故宫文创，推出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创新综艺片《上新了，故宫》等，现在喜欢故宫的年轻人已经达到了60%—70%。

如何让年轻人爱上古代文化遗产？如何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过去我们强调“内容为王”，但是我们现在也更加关注挖掘价值，创新形式，追求创意。考古成果的展示、利用、传承，文创产品的策划和创意，必须跟现代社会、跟每个人的生活、跟消费者的需求结合起来，像考古盲盒、考古雪糕、考古咖啡等丰富多彩的文创产品，不断更新迭代，在考古博物馆、考古公园和考古遗产地得到了广泛普及，而且很多考古大型户外文创、大型演艺秀，沉浸式的节目、互动性的交流，也每每登场，网红不断，频频出彩，各美其美。现在，围绕考古成果进行的公众考古教育活动和公众考古旅游活动，成为社会公众文化消费的新热点和新趋势，研学产品基本上都是“上线即秒杀”。考古发现、研究、保护、利用、传承的成果不断写进教科书，历史文化在更多的青少年心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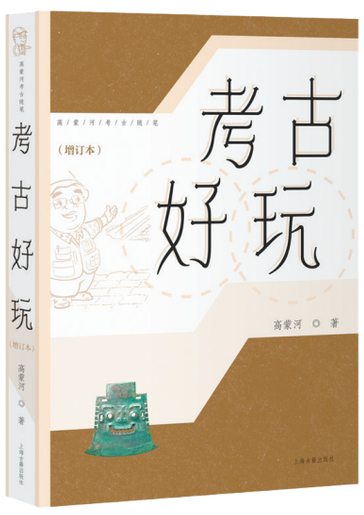
随着文旅融合时代发展的新步伐，考古成果的展示传播也迭代出博物馆考古展示、考古现场展示、遗址博物馆展示、考古博物馆展示等更多的类别，同时还从博物馆的馆舍空间逐步走向了时空更大的考古遗址公园中，甚至还出现了在博物馆以外的交通枢纽如机场、高铁站等公共空间展示传播的新形态，为考古成果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提供了更大的舞台，扩大了更广的影响。我国考古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也从最初的“保起来”阶段，走向了“美起来”阶段，而今又走向了“活起来”的新阶段。相关的考古文化地产开发，即在考古遗址核心保护区周边做好考古文化地产，周边再拓展商业文化地产，也成为一种新形式，打造中国原创的考古主题乐园，也已经不再只是概念上和图纸上的美丽愿景。

回顾一百年来的中国考古之行，到今天已经发展出两条并行发展之道：一是通过科学务实求真的研究复原古代中国，一是把考古成果转变成社会共享的文化资源。而今，曾经是象牙塔里的冷门考古迎来了新的时代机遇，考古学正在从一个纯粹的学术研究领域，不断发展出扩大中华文明影响力和传播力的新的文化业态，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起了考古，喜欢上了考古，越来越多的考古成果已经和正在助力我们共享考古带来的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

在中国考古学走过一百年历程之际，承蒙上海古籍出版社之邀，我修订了2011年出版的《考古好玩》，力图通过梳理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重大事件和代表人物，以一个个小话题、小片段、小切口的方式，与大家一起认识考古、共享考古，旨在传播利用考古资源，旨在丰富全社会的历史文化素养，旨在助力人们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本文系《考古好玩（增订本）》序言，略有删减。）

《考古好玩（增订本）》
作者：高蒙河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5月



拂千年尘封 启盛世画卷

——写在《安阳隋张盛墓》付梓之时

张得水

张盛墓出土彩绘乐伎俑

1959年的仲春五月，安阳北郊，洹水之畔，一座深埋地下的隋代墓葬被考古工作者拂去千年尘封，徐徐展开盛世前夜的瑰丽画卷。墓主人张盛，为隋故征虏将军、中散大夫，享年93岁，一生经历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五代。墓葬出土随葬品192件，品类极其丰富，是研究北朝至隋时期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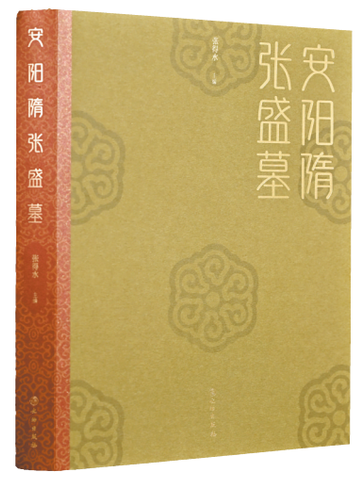
安阳隋张盛墓由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发掘。196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三方经办，张盛墓出土文物被调拨至河南省博物馆，从此成为河南省博物馆（今河南博物院）的重要收藏。60多年来，这批文物通过一系列展览进入人们的视野，不仅是河南博物院基本陈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作为中原文化的代表文物，分赴日本、美国、丹麦、意大利、比利时、拉脱维亚、卢森堡等国以及国内多家博物馆参加展览。2021年，以张盛墓出土的彩绘乐伎俑为原型的《唐宫夜宴》火爆出圈，这批文物声名大噪，引发博物馆打卡热潮。

白釉武士俑

由于历史原因，张盛墓的资料仅见于1959年发表的《安阳隋张盛墓发掘记》，囿于篇幅，该简报对出土文物未能一一详尽。为弥补此学术资料整理之憾事，河南博物院成立专项课题组，对院藏张盛墓的资料进行了系统梳理：重新测量文物，对文物进行高清摄影；对部分重点文物进行三维扫描，并绘制线图；对代表性瓷器和彩绘陶俑，进行原位无损分析……图录以陶器、瓷器、铜镜、墓志为序，一幅立体的隋代物质生活画卷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鲜活生动。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围绕张盛墓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形成《安阳隋张盛墓的发掘与研究综述》1篇，《安阳地区隋墓的考古学观察》等研究性文章9篇，并附历年来张盛墓的主要研究成果简表。

白釉龙柄象首壶

《安阳隋张盛墓》一书的编辑过程本身就是文化传承的一次生动实践，课题组在编撰过程中重审张盛墓的文化与文明价值，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地域性考古发现，不仅是一件件孤立的文物本体，更是隋代丝路贸易空前繁荣、多元一体民族融合历史进程的实证与活化。《唐宫夜宴》复现了张盛墓出土伎乐俑的舞蹈姿态，它的出圈热潮为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提供了有益的尝试。东方与西域，传统与现代，历史的传递已然跨越时空，千年来的对话从未停止。



砖石间的叩问，历史的回响中是我们对以张盛墓为代表的隋代墓葬形制考古学启示的再探索。墓志铭上262字的楷书志文，书尽这位不见史书记载却寿至鲐背的北朝旧贵史诗一般的人生，为理解隋初政治生态提供了珍贵线索。课题组创造性地运用了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原位无损分析揭示了白瓷胎釉的独特配方，印证了《隋书》中“相州瓷入贡”的记载。白瓷的素雅之美昭示着即将到来的唐宋美学革命，部伎燕乐声未歇，白瓷围棋盘上纵横十九道的墨线依然清晰，陶俑队列中深目高鼻的胡人栩栩如生，佛珠仿佛伴随着莲台上的经颂之声刚刚停止捻动……这些冰冷的陪葬品，以明器的形式映入世人的眼帘，却是北朝至隋物质文明、中西文化交流的最佳见证，折射出历史的温度。

感谢60多年前考古前辈的辛勤付出，为我们留下了这批鲜活资料。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回望张盛墓，书中每件器物的图版、每个数据的分析、每段文字的考释，都是在前辈考古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当然也凝聚着课题组与编撰团队的心血与付出。《安阳隋张盛墓》一书不仅是对60多年来学界始终关注的这批珍贵资料的再梳理，更是从考古现场到文化记忆的对话与启示。千年尘封一朝拂去，盛世画卷书中徐来。

（作者单位：河南博物院）

《安阳隋张盛墓》
主编：张得水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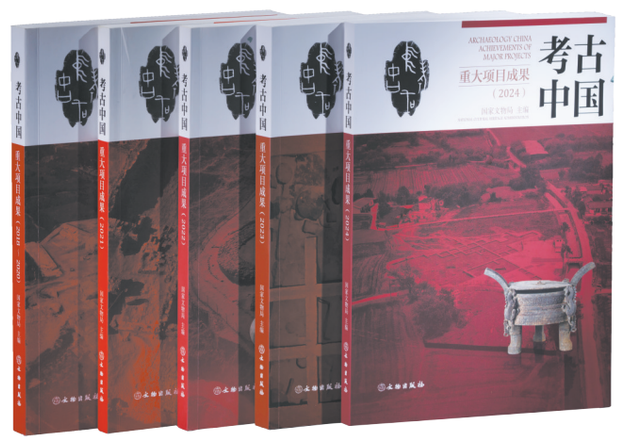
“考古中国”阐释何以中国

——读《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成果》

孙丹

日前，《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成果》2018~2020、2021、2022、2023、2024已陆续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本套书系图文并茂地反映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公布了中国考古学重大学术课题的进展，不断地深化公众对中华文明灿烂历史的认知。

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的实施，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绵延不绝的连续性

百万年前，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就有古人类繁衍生息。距今约100万年的湖北“郧县人”3号头骨，是欧亚内陆迄今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处在古人类近200万年演化历程的关键环节上。“郧县人”所在的秦岭及汉水中上游河谷，是中国境内猿人、直立人、早期现代人连续发展的重要区域，河北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遗存，串联起华北地区超百万年的古人类文化发展序列，完整阐述了东亚地区古人类的演化及其与环境互动的过程。

万年以来的新石器时代，各区域考古学文化如满天星斗般竞相繁荣，各具特色，不断融合，繁衍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根基。以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凌家滩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等为代表的区域文明，体现出区域文化发展的高度，凝聚着区域文明的内在力量，塑造了古代中国的文化基因。

革故鼎新的创新性

不同的地理条件、自然环境在人类原初时期，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的资源，同时也影响了古人类的生活，人类在适应、改造自然环境的漫长的过程中，创新性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

旧石器时代以来，古代中国大地上，北方石片石器工业、南方砾石工业即是古人类创新性地适应不同环境和自然资源形成的生存策略。万年以来，南北方在气候、植物资源基础上选择、驯化，分别逐渐形成以稻作、粟作为主的农业，造就了如良渚文明、仰韶文明等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成如今“南稻北粟”的农业经济格局，在创新中又有着长久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造就了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的统一性

文明从体发展至早期国家的进程，始终是考古界关注的重大命题。对河南二里头、山西陶寺、安徽禹会村、河南余庄、河南时庄等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进一步勾勒了黄淮流域夏文化、夏王朝国家形态的整体轮廓并充实了其细节。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巴蜀文明研究，则论证了夏商时期西南地区的文化演进历程，以及和其他地区的互动交流与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的进程。河南殷墟九十多年来持续的发掘与研究，则不断地刷新我们对商文化的祭祀体系、商王朝的治理体系的认识。

中原与边疆、中央与地方的交流与互动，铸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甘肃吐谷浑墓葬群、青海热水墓群、新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等的发掘，促进了对唐时期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显示了我国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体现了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这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华文明持续辉煌的成果。

兼收并蓄的包容性

早期中国大地上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流域、海岱地区、河套地区等区域文明，各具特色又相互交流、融合，最终汇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进程中。河南、陕西、山西等地仰韶文化中以彩陶为代表的“物”的广泛传播，反映了各地区人们思想的交流；以粟作为基础的农业经济，支撑了史前城市的发展，形成了“集体与个体”“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社会权力体系。中原地区一体化的进程与文化整合的历程，为二里头文化的强势崛起奠定了基础。

长江中游地区湖北城河、湖北石家河、湖南七星墩、河南黄山等遗址展现了文明的崛起与沉寂，无论是发展的高峰还是低谷，本地史前文明始终参与、融入华夏化进程这一重大历史过程。多元文化齐头并进、各领风骚，体现出厚重的包容性，这是中华文明取得灿烂成就的活力来源。

以和为贵的和平性

中华民族长期积淀而成的稳定内敛的和平精神与文化性格，促进中华文明的发展与繁荣。陕西清平堡遗址、内蒙古沙梁子古城等的发掘与研究，生动地再现了北方长城沿线地区文化与民族融合的历史场景。南海I号、陆坡等一系列沉船遗址反映了古代中国繁盛的海上贸易，体现了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再现了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密切联通与和平交流。追求和平、维护和平，是中华文明基因中的显著特点，也是中华文明长盛不衰、于逆境中崛起的力量源泉。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旨在以考古学理论方法全面、客观、科学地阐释中华文明形成发展脉络和主要特征，分析多元一体中华文明格局的形成动因、构成要素和发展规律，以及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解释何以中国、何为中国等重大学术问题。一系列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成果的阐释与转化，正在不断增强民众的文化自信，激扬自信自强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考古力量。

（作者单位：文物出版社）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成果（2024）》
主编：国家文物局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4月